

中国儿童文学 新经典

散文卷

樊发稼 少军 / 主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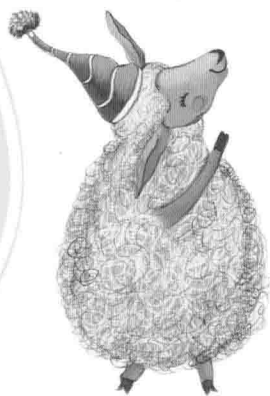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儿童文学 新经典

散文卷

樊发稼 少军 / 主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儿童文学新经典. 散文卷/樊发稼, 少军主编.
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28-9222-8

I. ①中… II. ①樊… ②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
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2435 号

本书收录的部分文字作品稿酬已委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, 敬请
相关著作权人联系。电话: 010-65978905, 传真: 010-65978926, E-mail:
wenzhuxie@126.com。

中国儿童文学新经典 散文卷

樊发稼 少 军 主编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 250001)
电 话: (0531)82092664 传真: (0531)82092625
网 址: www.sjs.com.cn
发行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规 格: 710mm×1000mm 16 开本
插 页: 2
印 张: 16.25 印张
字 数: 173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9222-8
定 价: 26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 0539-2925659



目 录

知春鸟·····	杨羽仪/1
哥哥的梦·····	李凤杰/6
故乡的芦苇·····	樊发稼/14
小 屋·····	王立春/17
后院的绿草地·····	陈丹燕/21
遥远的风筝·····	吴 然/23
乡村孩子的乐章·····	杨老黑/32
辽西筛沙人·····	董恒波/40
华老师·····	徐 鲁/44
童年时代的朋友·····	常星儿/50
永远的风景·····	张玉清/58
故乡的云·····	林红宾/64
雪地格言·····	谢华良/67
东海有飞蟹·····	刘先平/70
小狐狸与山海爷·····	毛芦芦/78
月亮谷·····	金 本/85
秋平不长大·····	张 洁/89

纸风车	邓湘子/92
早晨的空白	明 照/102
我美丽的巴拿马	唐池子/110
黑豆里的母亲	安武林/115
母亲的鞋	戎 林/119
走踏踏	吴梦川/123
把我的感动告诉你	何腾江/126
紫风铃 纸风铃	彭学军/131
一本小人书	代士晓/137
茉莉飘香时	陈巧莉/142
雪域公狼	蒲灵娟/146
夜别枫桥	林 彦/149
坐上秋天的火车	张怀存/160
船没了，走着去	阮 梅/164
亲情的距离	张国龙/168
我的中文系	韩青辰/177
牧羊人的草原	明 照/191
十六岁的傅家坡	萧 萍/198
那些事儿	龚房芳/211
又见江南	苇 枫/222
大海不会沉默	刘 北/228
画里画外	莫问天心/232
骑车去看人生的风景	保冬妮/251
挖荠菜	巩孺萍/255



杨羽仪

知春鸟

春天的雷响了。那震撼心弦的巨响，从南岭滚落到珠江三角洲。

绿洲上，一群孩子仰望着天空，盼望一只知春鸟，唱着短促而悠扬的歌飞来。他们希望得到一个珍贵的春天的讯息。

可是，他们心中的知春鸟没有飞来。只有灰鹤带着海边神奇的故事，掠着银翅，在高空中广播着；野鸭子扑棱着翅膀，打起水面粼粼碧波，成天价“暖暖”地唱；鹧鸪隔山相呼，召唤久别的情侣一起准备春游；鹧哥像个高傲的诗人，独自吟诵着“花开知多少，春天又来了”的诗句。

唉，这些都不是知春鸟哇！

那么，燕子呢，那灵巧可爱的小燕子是知春鸟吧？光洁而又黝黑的羽毛，鹅黄的小嘴，轻盈的身子，俊逸的翅膀，还有一双像剪刀儿的尾巴，在细雨中斜飞，在晨光中飘荡，在柳絮中昂首，在薄雾中回旋。

要是往年，孩子们看见小燕子是十分兴奋的。可是，现在，他们盼望的不是堂前的小燕子，而是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知春鸟。为什么呢？那要从去年春天一件事说起。

绿洲上，小村后，有两个小山丘。山丘之间有个谷地，正对着小村，正对着入海的大河。春天来了，候鸟掠过南海，穿越风涛，沿着大河奋飞，常常飞过这山谷；当地的水鸟山禽也不时越过山谷到别处觅食。孩子们摸透鸟儿的脾气，用银丝尼龙织了一张大网。网有多大？6米高，30米长，架在山谷上空。晨阳下，看不见有什么天罗地网，只觉万缕银光在空中微微闪烁，像个神秘的童话世界。每逢春天，孩子们捕获不少鸟儿。捕了鸟，就在河滩上架起铁锅，举行一次盛大的鸟宴，“地上一斤，不如天上三两”呀，炸禾花雀，炖鹧鸪肉，红烧野鸭子……可别忘了喝鹤鹑汤，又滋养又清甜，营养价值挺高的呢！

这天早晨，山谷里静悄悄的，天空中若隐若现地闪着万缕银光。孩子们啊，躲在野柳中，一双双水灵灵的眼睛注视着天空。

“咕咕，咕咕咕咕。”有个孩子模仿着鹧鸪，“隔山相呼”起来，叫得多么逼真，一点儿破绽也没有。瞧，这咕咕声，把真鹧鸪引来了，撞进了孩子们布下的天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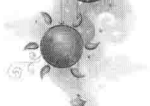
“咯咯咯咯……”伏在野柳林里的孩子在笑。“嘘！”一个孩子发出警告，“鸟儿又飞来了，安静点！”大家才静下来。

“嘎嘎嘎……”一群野鸭子从芦苇丛起飞，向山谷飞来。

“叽叽，叽叽……”几只从大海边觅食归来的灰鹤，掠着翅膀，向山谷飞来。

“嘎吱，嘎吱……”又一群不知名的鸟儿，从遥远的天边飞来。

有的急如流星，有的慢似飘絮，不约而同地向绿洲山谷飞来了。飞得高的，侥幸脱险；飞得低的，便误入天网。看见同伴遭难，有的发出几声召唤后，便独自飞去；有的在盘旋悲鸣，久久



不忍离去；有的悲哀得失了魂儿，也撞入天网中。

孩子们钻出头来，窸窣窸窣地爬上木棉树，把天网取下来。于是，山谷里响彻欢乐的笑声：“嗨，一只鹧鸪。”“哟，三只鹌鹑。”“哎，野鸭子不少，五只哩。”“嘻，一只彩雀，钓鱼郎。”……

“咦，这是什么鸟？”

什么鸟呢？羽毛漂亮极了，褐红色的，闪着玛瑙般的光泽。像鹤，腿儿却没那么长；像鹰，身躯却没那么雄健。眼睛像墨晶那么浓黑，惊疑地望着这群陌生的孩子。它浑身充血，肌肉紧束，看得出是个历尽沧海风涛的小旅行家。

“这是什么鸟呀？”

“管它什么鸟，不是知春鸟，就拔毛下锅。”

“对，这是我们定的‘王法’。今天，要尝新鲜味儿哩。”

“不，不能吃。它或许有考究价值呢。”一个大一点的孩子郑重地说。

“考究？你想独占了它？不行，按‘王法’执行！”另一个孩子毫不相让。

“谁想独占？你们瞧！”大孩子轻轻亮出鸟脚儿，说：“它有一个漂亮的脚环。”

“噢？”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。脚环上，刻着“CSIRO”的英文字母。后来，孩子们又从鸟翅内侧发现印着一行英文字。这鸟从哪个国家飞来的呢？它要飞到哪里去？它的故乡在哪里？一连串的问题在小心灵中跳跃着。他们甚至埋怨自己不懂鸟语，能问问它该多好哇。要不，懂英语也不赖，一翻译，就知道它是哪个国家飞来的小天使了。

他们决定把小天使养起来，进行“考究”。他们跑到县图书馆翻阅了《世界动物学大辞典》，发现这小天使名字叫矶鹬，是候鸟。形如鹤，雄鸟有漂亮的羽毛，或黑，或白，或浅黄，或褐红。矶鹬长途迁徙的能力十分惊人，每年秋冬之交，它们从北半球飞越万里重洋，到南半球栖息越冬；当北半球的冰雪融解时，它们又从南半球起飞，不远万里，飞渡茫茫沧海。疾走的长浪在它们脚下叹息，高耸的青山在它们身边低眉。它们的翅膀捎来春天的讯息，它们全身披着春天的阳光。啊，这不也是一种知春鸟吗！

经过老师的帮助，孩子们终于晓得，那脚环和翅膀上的英文字母，说明这是南半球某个鸟类科学研究机构放出来的，研究候鸟迁徙的情况。他们立刻写信，向南半球报道了这只矶鹬的奇迹。

啊，科学的春天是属于全人类的！

这结论，在孩子们心灵中萌发了，像桑条飘绿，像竹笋破土，像桃枝吐蕾，像银柳喷雪……

从此，在南国水乡，在珠江一个绿洲上，一群淘气的孩子常常仰望着天空，盼望着奇异的知春鸟。盼望它，比盼望和人们命运相连的小燕子，更热切，更心焦。因为小燕子毕竟披着神话的色彩，而这只奇异的知春鸟，却沐浴着科学的光泽。他们依然在绿洲上架着一张天网，不过，孩子们订的“王法”改了：凡是捕获新奇的鸟都不准吃，可考究，或送国家鸟类研究机构。下面署名：绿洲少年鸟类研究组。

现在，孩子们又遥望南天，冀望着一只矶鹬飞来，冀望着一只知春鸟飞来。这不是守株待兔吗？矶鹬即使又往北半球的中国飞，偌大的中国，鸟儿能不偏离一点经纬度吗？矶鹬即使向珠江



口飞来，长空万里，它一定撞进这张天网吗？可是，在孩子们心目中，他们坚信知春鸟一定会飞来的，就像坚信春天一定降临。

蓝天上，鹳鸟飞来了，白鹭飞来了，燕子在河面斜飞，飘荡，昂首，回旋……可是，总盼不到那熟悉而又动人心绪的矶鹑。

啊，知春鸟，你在何方。孩子们心灵中呼唤着你。

“孩子们，你们在寻找知春鸟吗？瞧，知春鸟果然飞来了。”忽然，大队老支书满怀慈祥的笑容，出现在孩子们跟前。

知春鸟飞来了？孩子们多么兴奋！他们一个个攥拥着小脑袋，争相望着碧澄的晴空，却没有留意老支书身边，有个陌生老人。

“知春鸟，在这里！”老支书指着陌生老人说。

孩子们诧异地望着陌生老人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噢，你们不是写过信吗？他就是某国鸟类研究所专门研究候鸟的博士。”

陌生老人也含笑说：“我是一只会说话的知春鸟。1940年冬天，我流亡到某国，一直研究候鸟。四十年了，祖国什么样子，我都不知道。去年，我收到你们的信，不但帮助我获得了一份珍贵的科研资料，而且帮助我了解了祖国。从你们身上，我看见了科学的春天已经降临祖国，看见了祖国美好的未来。我怎能不变成一只知春鸟飞来呢！”

孩子们听了，觉得这绿洲上的春天更加美丽了，因为她添上了老博士真挚的感情和孩子们七彩斑斓而又遥远的幻想……

（原载《儿童文学》1981年3月号）

李凤杰

哥哥的梦

娘去世的时候，我才十岁。

她带走了爱抚，带走了温暖，把寂寞和寒冷留给我和哥哥。安葬了娘以后，本来就非常贫困的日子，变得几乎无法揭锅了。

我是七岁开始上学的，这一年该上四年级，爹让我休学，和哥哥一起，去做烙锅盔的小买卖。

每天清晨，我再也不是背着书包走向学校，而是把从舅家牵来的小牛犊，套在后院的大石磨上，一边不停呵斥总想停脚的牛犊，一边咣当咣当地扳动罗儿。雪白的面粉，毛毛细雨似的落在竹篾子编的圆蒲篮里，飞在我的眉毛、嘴唇上，把我打扮成小老头。直到半晌午，才结束这难耐的疲劳战斗。我小心地把黑面和白面，分装在两个袋子里。黑面自家吃，白面烙馍卖。

到了半下午，爹把一半发面、一半干面掺在一起，用小碗口粗的木杠在小案板上反复压揉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驱赶我对校园歌声的遐想。我木呆呆地看着爹在压好的面团里，仔细地分层施放盐末和香料，把一面儿均匀地贴满黑油油的芝麻粒，另一面儿压成细碎的小方格，架起麦草细火，慢慢地烙成圆形凹面的锅底状。一个看上去焦黄、闻起来喷香、吃起来酥脆的“岐山锅

盔”便诞生了。这是一种艺术品一样的地方风味食物。但买卖人家怕吃掉小本，最忌嘴馋，我只能偷偷地咽口水。

爹安慰我说：“等你哥回来再尝吧！”

我眼光盯着锅盔，却装硬汉说：“我不想吃！”

哥哥的任务，是上街卖锅盔。

每当太阳从东城墙后边升起，眺望我们小院子的时候，在咕咕鸟的叫声中，爹把四个大锅盔放在两个竹筐里，一头放了小秤，一头放了刀子，反复叮咛一番不要认错秤呀，不要丢掉钱呀，不要割破手呀什么的，挑起担子出门，送哥哥上蔡家坡车站。

那一年，哥哥才十二岁，常常到天黑以后还不回来，闹得婆婆不停地念叨，爹焦虑地出村张望，我也盼得心慌。直到哥哥突然推门进屋，把一对空竹筐放在屋地上，一家人才放下心来。

哥哥的脸上，一点也没有胆怕的表情，一五一十地把钱数给爹以后，就自豪地用衣袖揩拭着额头的汗水，朝我微笑。然后端起黑面面条，呼噜噜地吃起来，像往喉咙眼里倒。

爹看着他饿虎吞食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：“你又没在街上吃饭呀！你吃碗汤面，就不饥渴了嘛！”

哥哥抹抹嘴，说：“街上饭太贵咧！”

爹就掰下手片大的锅盔馍来，分给我俩尝。还问：“担子重不？肩膀疼吗？”

“不疼！”哥哥回答着，把锅盔馍的硬皮剥掉，弄出点酥软的馍心来，递到脱了牙的婆婆手上，说：“婆，你先尝吧！”

婆婆总推脱不吃，还说：“你两个吃吧，老人吃了长皮胎，娃娃吃了长人材哩！”

这时候，豆大的灯光，欢乐地跳动，屋里温暖起来。我俩也舍不得吃下虽然只有一丁点的锅盔馍，悄悄藏进衣兜。

喝罢汤，爹去喂牛，让我俩早点睡觉。

脱衣服的时候，我看见哥哥的肩膀，又红又肿，吃惊地问：“看，你还说不疼！”

哥哥却说：“嘿，上车站累是累，可能见上火车哩！”

一听“火车”，我就没瞌睡了。我们村有一家曾在西安住过，那家的孩子讲起坐火车，才神气哩！每当夜深人静，远处传来“呜呜”的声音，爹说那是火车叫。哈，哥哥也见到火车了！

他说：“车皮一节一节地连着，可长、可长！前边有个头，拉着跑！火车头上有烟囱，跑起来一边冒烟一边叫。”

我问：“叫得那么响，嘴巴比驴的还大吧！”

哥哥笑了：“没有嘴！头是个大圆筒筒，只有一只眼睛，比碗口还大！”

他接下去又说“铁路”。我只见过牛车、土路，怎么也想象不出火车的样子，更弄不明白铁路是个啥东西。哥哥着急地揭了被子，坐起来给我比画：“铁路就像平放着的梯子，有这么宽！可比梯子长得多，和渭河一样，没头没尾！火车就在上边爬着。火车也不短，站在坡上看去，像庙里画的飞龙。烟拖得老长老长，像披散了头发……”

我又提出新问题：“有马车快吗？”

“套一百匹马也没火车快！它跟风一样哩！”哥哥说得高兴了，亮闪闪的大眼睛里放着光芒，脸上得意得像开了花。

他咬住我的耳朵，神秘地说：“告诉你吧！我把爹叫我吃饭的



钱，都攒着哩！等攒多了，就买票坐火车！——千万不要告诉爹！连我肩膀压肿的事，也不准说！”

我明白了哥哥上街不吃饭的原因，真佩服他，连说：“咱俩一搭坐！”

这时候，我们嚼着那一小片锅盔馍，想象坐火车的滋味，忘记了一天的劳累，心里香着、美着！

不久，天下了雨，哥哥不上车站。吃过早饭，和我一起喂牛，他把总是藏着的“万宝盒”取出来，哗啦一倒，里边的铜钱和空火柴盒满炕滚。他说：“今日，给你‘造’个火车看！”

哥哥只念过几天书，手却巧得出奇。他能用高粱秆编出好看的小布机、小纺车；能用扫帚棍儿套成精致的蚂蚱笼子、黄鼠笼子；雨天，在院子里堵条渠，架起“水磨”飞快地转；春天，能编出各种式样的“风车”呜呜地叫。自然，他会造出小火车的！

哥哥让我从厨房取了刀，从院子抽了粗细不同的扫帚棍儿，就干起来。他把粗点的扫帚棍锯成短筒，装在铜钱眼里，穿了细点的做轴，一对对“车轮”便咕噜噜乱滚。他一边往每个火柴盒上扎“车轮”，一边说：“看，这是一节‘车皮’！”

连好了十多节“车皮”，他又从破铁筐里找来一段小铁筒，往上装只捡来的手电筒灯泡和四对“车轮”，说：“火车头就是这样，没嘴没鼻子，懂吗？”

他还搔搔后脑勺，劈开一根长长的扫帚棍做“铁轨”，让“车轮”匡在空心槽里……一切便成功了！

我俩乐滋滋地坐在炕两头，推着小火车玩。在嘴巴的“呜呜”叫中，小火车顺着“铁路”跑过来，奔过去，哗啦啦响。他得意

地告诉我：“我昨夜又梦见火车啦！嘿，坐的是‘绿钢皮’，不是‘黑敞车’。轰隆轰隆，跑得像飞一样，就是老不往前去。醒来一看，哈，才在炕上睡着哩！”

他的梦把我逗笑了。我俩玩得更快活！

爹回来一看，牛槽里空得没一根草。地上扔满了扫帚棍儿。哥哥和我的屁股上，各挨了两料杈。但我们的高兴劲儿，仍然没被打散……

又是一个哥哥不上车站的日子。我俩一起套牛磨面。牛犊架上轭头，戴上眼罩，走动起来。我忽然出主意说：“把蒲篮放在磨道里，看牛戴着眼罩绕得过去吗！”

哥哥也觉得有意思，和我把蒲篮抬到牛腿前。牛站着不动，哥哥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要是踩坏了罗底儿……”可我已经拿起鞭子在牛屁股上狠狠抽了一下。牛抬起前腿，扑通踏进蒲篮，踩中罗儿中心，刺的一声，罗儿的铜丝底子扯成两半。

卖锅盔的铜丝罗底，又贵又缺。做这个罗儿，借了二斗麦钱，还没还给人家哩！我们只有二斗麦的小本生意，打坏它，不等于砸了锅吗？我俩傻了眼，像罪犯似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直到爹爹举起鞭子，我们才从呆愣中惊醒，撒腿逃跑了。

一整天，我们不敢回家吃饭。我饿得不行，哥哥领我上五圣庙掏麻雀窝。他胆子真大，踩在山神、马王肩上，从神龛顶部的椽缝里，掏了满满两鞋兜麻雀蛋，还抓了几只肥囊囊的麻雀。从轧面匠伯伯那儿讨了火柴、铁勺和盐末，拾了点干柴禾，折了抱干树枝，一人炒了一铁勺麻雀蛋吃。又和了一大块泥巴，把几只麻雀一糊，搁在火上烧烤。等泥巴烧干了，掰开一看，嘿，雀毛



粘得干干净净。红鲜鲜的麻雀肉，香喷喷地冒热气。我俩你撕一片、我扯一条地蘸着盐末吃，比过年才尝一尝的猪肉，都香一百倍！

天黑了，我俩蹑手蹑脚地走进院子，趴在窗子上看动静。我们听见爹正和人说话，他说：“唉，日子过得这么紧，牛也是亲戚家的。兄弟俩又把罗儿打破了，连锅盔也没法卖咧！你给咱打听个买主，把东凹那二亩地卖了吧！”

啊，要卖地？我俩吓得腿都软了。记得为了给娘看病，要卖地，娘流着泪劝住了爹：“卖了地，一家人指望啥活呢？卖地抓药，就是圣药命汤，我也咽不下去！”现在，娘歿了，我俩闹得爹要卖掉土地了！唉，都怪我们不懂得世道的艰难，不知道为爹分担忧愁，惹出这场祸来。我又怕又冷，浑身抖动起来。

哥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咱俩不坐火车啦！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谁还想那事？”

他说：“咱把攒的钱给爹，添了做罗儿！”

哥的主意真好，可我总怕被爹抓住挨打。

哥哥说：“咱俩去下跪吧！保证再不贪玩！要打，就让打我！”

他很快从喂牛的小屋楼上取来一沓纸钱，推门进屋。

爹见我俩回来，一脸怒气地去摸捅火棒。

哥哥拉我跪倒在地，两手捧钱，望着爹消瘦的背影回话说：“爹，全怪我，你打我一个吧！——这是我上车站不吃面攒的钱，你拿去买罗儿，我一定好好卖锅盔！我娘不让卖地呀！呜，呜呜！”

我也哭着说：“爹，你打我吧！卖锅盔，他肩膀天天肿哩，叫

我不告诉你!”

爹转过身，举在空中的捅火棒，叭啦掉在地上。我看见，一串亮晶晶的眼泪，从他腮上滚下来……

屋子里，只听见我俩的哭泣声。过了许久，爹才接住钱，把我俩拉起来，说：“面和馍，都在锅里热着，吃去吧！”说着，又忍不住转身去啜泣了。

这天夜里，爹不住地翻身，叹气。我和哥哥也是怎么都难以入睡。我望着青色的窗外，看见星斗在空中慢悠悠地浮动。我便想象，那是娘的眼睛，正在遥远的地方，望着不懂事的我俩，望着愁苦煎熬的爹爹。我耳边似乎又听见了娘临终前的叮咛：“听爹的话，甭惹他生气，长大成人……”我的眼泪忍不住打在枕头上，耳膜里便响起敲钟般的鸣音。

第二天，爹借来一只罗儿，又让我俩磨面了。罩在家里的阴云总算开了缝。我们干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认真、细心。哥哥还给我小声说：“昨晚，我又做了好梦哩！”

我问：“梦见娘咧？”

他说：“不是！我梦见坐火车上山哩！嘿，山陡得上不去，火车愣叫、愣叫，才爬上去啦！不知怎的，我又骑在山顶上，怎么也撵不上火车了。嘻嘻！”

说着，他停止扳动罗儿，重眼皮扑闪扑闪，望着远处像朝天放着一张大锯似的秦岭山峰，心往神驰……

后来，互助组组织起来了，我家的日子渐渐好转。我们停止了烙锅盔的买卖，爹和哥上地，我在家学着做饭。哥哥还上了夜校。晚上回来，他不但念什么“波、坡、摸、佛”，还讲“点灯不